

西西弗的神话

[法] 加 缪/著
杜小真/译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西弗的神话／(法)加缪著；杜小真译．—北京：
西苑出版社，2003.1
(西方哲理思考·思辨·思索译丛)
ISBN 7-80108-713-5

I．西… II．①加…②杜… III．①存在主义—法
国-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法国-现代
IV．B565.59 ②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2103号

西方哲理思考·思辨·思索译丛——西西弗的神话

著 者 (法)加缪
译 者 杜小真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9
电话68214971 传真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91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713-5/B·36

定价：12.50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他父亲在1914年大战时阵亡，母亲带他移居阿尔及尔贫民区，生活极为艰难。加缪靠奖学金读完中学，1933年起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积极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大战爆发时他任《共和晚报》主编，后在巴黎任《巴黎晚报》编辑部秘书。德军侵法后参加地下抗德组织，负责《战斗报》的出版工作。

加缪从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2年因发表《局外人》一举成名。他的小说《鼠疫》（1947）得到一致好评，但是《反抗者》（1951）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关系从朋友走向彻底的决裂。

加缪的主要作品《西西弗的神话》亦发表于1942年，随后发表的剧本《正义者》（1949）、小说《堕落》（1956）和短篇小说集《流放和王国》（1957）等，都深受读界的好评。

1957年11月，这位法国人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受此殊荣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怀着甜蜜而恐怖的喜悦惴惴不安反复思量，提笔给住在阿尔及尔的一位小

学老师——他人生中无比重要的启蒙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加缪陷入了一种未知的惶恐之中，他担心人们认为他的文学之路已经走到了头，担心他已经被那沉重的荣誉禁锢了——不久之后，他开始了一部他已经酝酿了20年、“有如《战争与和平》式的巨著”，也是他的半自传体小说的创作。现在，它却只能永远的停留在草稿的半成品状态中，对于人们热切焦灼的目光露出爱莫能助的微妙神情。那神奇的主用这种方式遮蔽了他的信徒，让这个可怜的人免于因说了太多的自己而被世人无妄猜度，终致误解到无法再被理解。

人们对加缪作品的评价，大多数是拘囿于被标榜着存在主义、荒诞哲学甚至一个激烈的共产主义者。人们用津津乐道、不屑一顾或毫无所动的各种口吻在各种场合谈论和引用着他的言语。有人大声疾呼着要完全解读他，也有人决定把他从轻松的人生中抛开——对于加缪的误会。因此，可以说，加缪的思想乃至作品在学界的地位是不乏争议的。

加缪创作的小说故事清晰、描写生动、语言干净，甚至比时下的不少国内著作还要通俗易懂得多。加缪并不是一个不顾小说本身，只为个人理念而说教不休的哲学狂人，简练明晰的故事和有力的叙述，作者的思路分毫必现。不可讳言，加缪的文字本身缺乏喷薄的创造力，不精美也不隽永，但却极富激情。它们总是带着小角落特有的干燥、阴冷，成为他对现实世界的冷嘲热讽和接受无穷无尽伤害的据点。

《第一个人》是加缪作品里一个奇异的特例，它的篇幅

和野心造就了充盈的细节，仿佛地中海袭上阿尔及尔的热风，吹过矮矮的小山坡所混合的海的湿气、船舷的吱哑、羊毛、葡萄酒还有皮草种种凌乱琐碎的气味。主人公雅克的生活就是如此坦直地铺陈开来——平易近人，不具备任何英雄式人物的磅礴或者悲剧式人物的忧伤；雅克仅是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游走者，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看《局外人》、《鼠疫》，就已经惊讶于加缪对世界的穿透力，疏离淡然的笔调将现实戳得千疮百孔，《第一个人》展示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平凡，而零碎。加缪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记下了这样的话——“面对卑微、愚昧、执著的生命，一切都无能为力……人类最大真相就是自己。”

和《局外人》、《鼠疫》一样，《西西弗的神话》也属于加缪的成名之作，在读书界的影响历久不衰！书中，加缪创造了一个新的小神西西弗，他作为荒谬英雄的象征，不断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尽管巨石一次次地滚落下来，但他毫不灰心，仍然重复着这没完没了的苦役。在近乎白描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作者清晰的哲理，火热的激情！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的自序中提到：“本书是论述的是20世纪中扑朔迷离的荒谬的情感——而不是我们时代还没有认识到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荒谬的哲学。不过，首先应该直言不讳地指明，二者都与某些现代思想相关。我对这个意图几乎没有丝毫隐瞒，人们在读本书时将自始至终看到对这些现代思想的论述。”

在加缪的笔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孤独的。其实并不只是在加缪的作品人物，即使在加缪的读者群中，我们也可

以找出现实的例子：在加缪于1960年突然遇车祸后，波伏娃就曾经彻夜游荡巴黎的围墙下，久久不能入睡……

加缪认为，孤独的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那些整天嘴角泛着虚假笑容的人。孤独也是孤独者的需要，波德莱尔在描述巴黎的忧郁时会说：“人群与孤独，对于一个活跃与多产的诗人们来说，是两个同义词。它们可以互相取代，谁也不会使孤独充满人群，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存在……”而加缪则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用默尔索对于死去的母亲的怀念，来寄托自己所需的遥远而纯净的记忆：“从我学会回忆的那个时刻起，也就一点也不感到烦闷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中过上100年。”

40多年过去了。迄今人们没有忘记加缪，不仅于此，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他的著作与思想，研究成果也遍及世界各地。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数已突破千万册，而他的代表作《西西弗的神话》更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摆上案头。加缪出身贫穷，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贬低，孤独之时他总对他的一个知己说：“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

我们在选辑“思考·思辨·思索”译丛时，第一辑就选定了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其用意也就是力求让读者看到一个真正的加缪，以慰藉加缪的在天之灵。

“三思”译丛编委会

2002年12月20日

西方哲理思考 · 思辨 · 思索译丛

目 录

序 言 “三思”译丛编委会／1

献给帕斯卡·皮亚／1

荒谬的推论／3

荒谬和自杀／4

荒谬的墙／13

哲学性的自杀／34

荒谬的自由／59

荒谬的人／77

唐·璜主义／82

戏剧／92

征服／101

荒谬的创造／111

哲学和小说／112

基里洛夫／125

不思未来的创造／135

西西弗的神话／141

含着微笑的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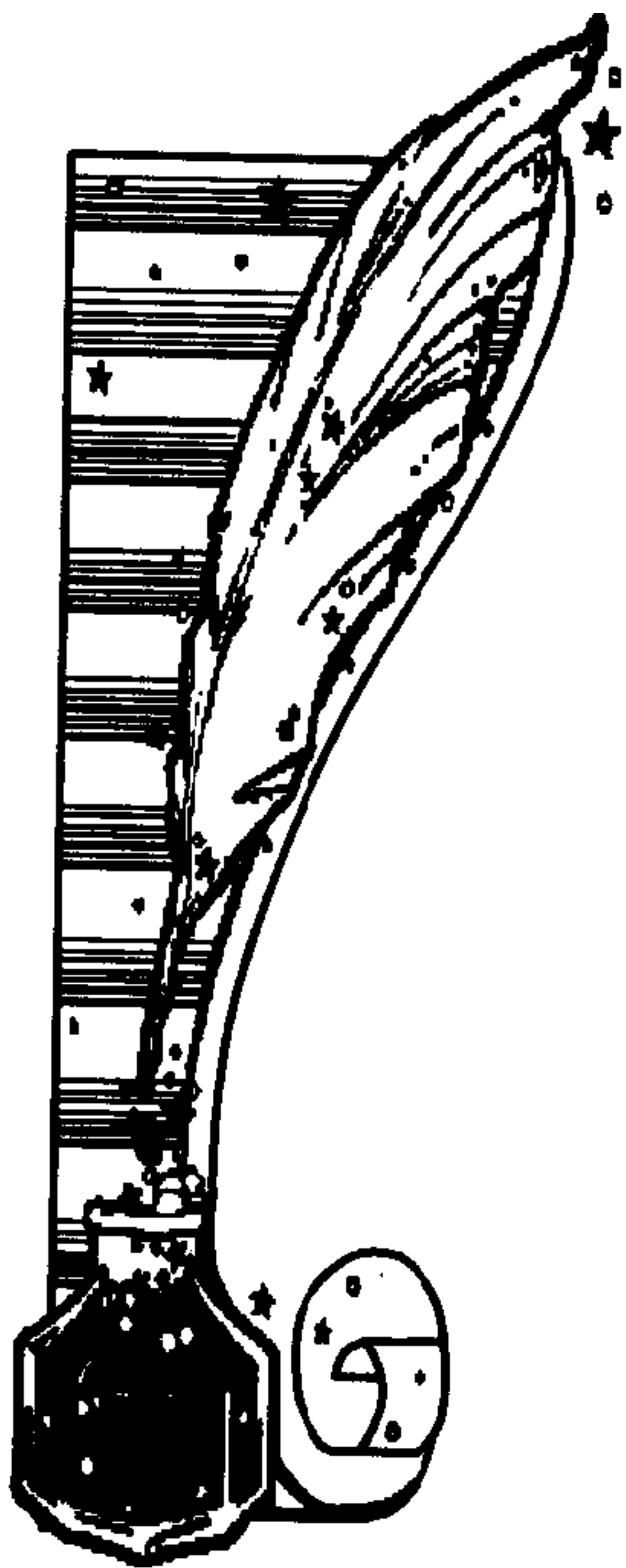
——译后记／147

加缪散文选（一）

——蒂巴萨的婚礼／154

加缪散文选（二）

——重返蒂巴萨／163



献给帕斯卡·皮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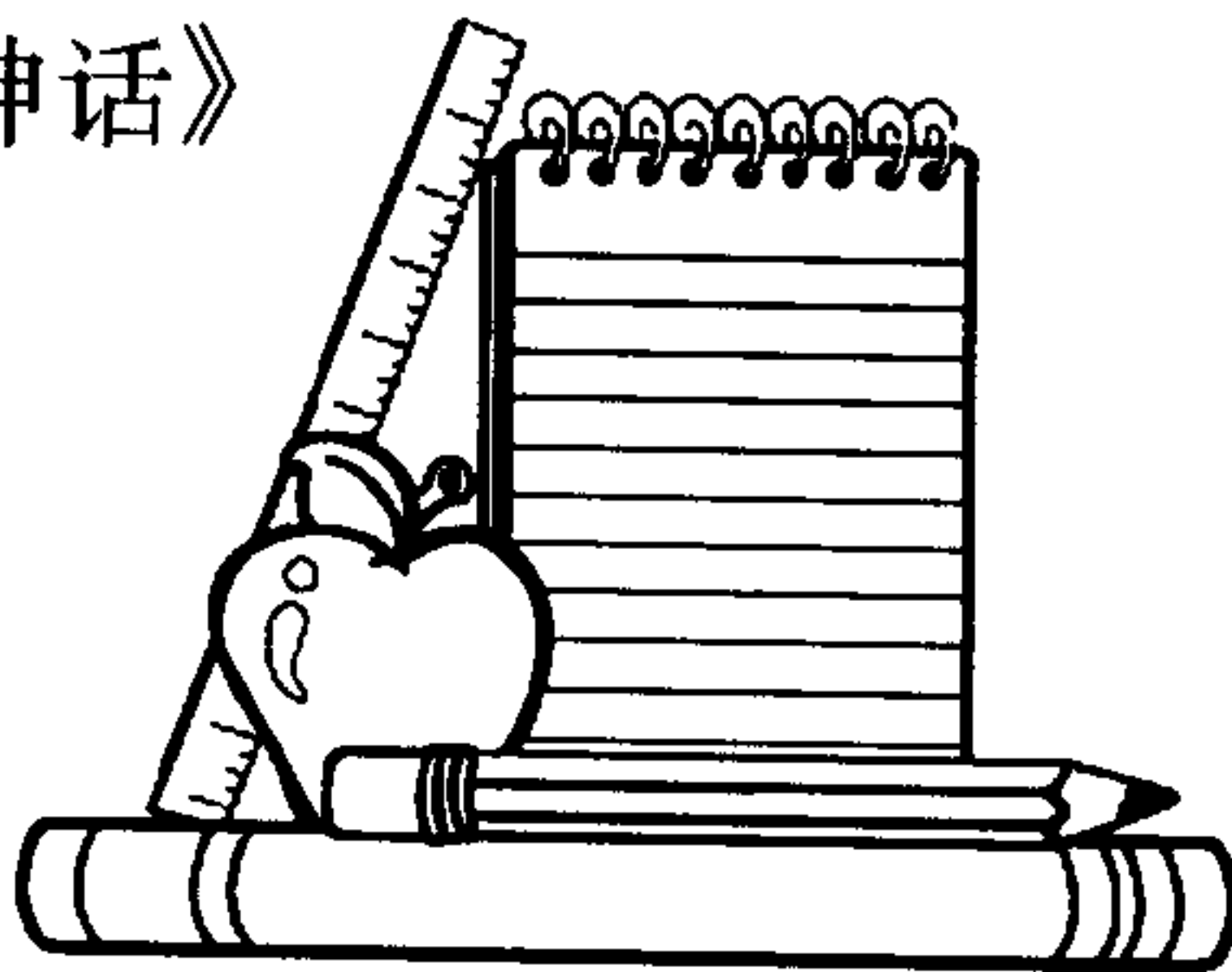
西方哲理

思考·思辨·思索

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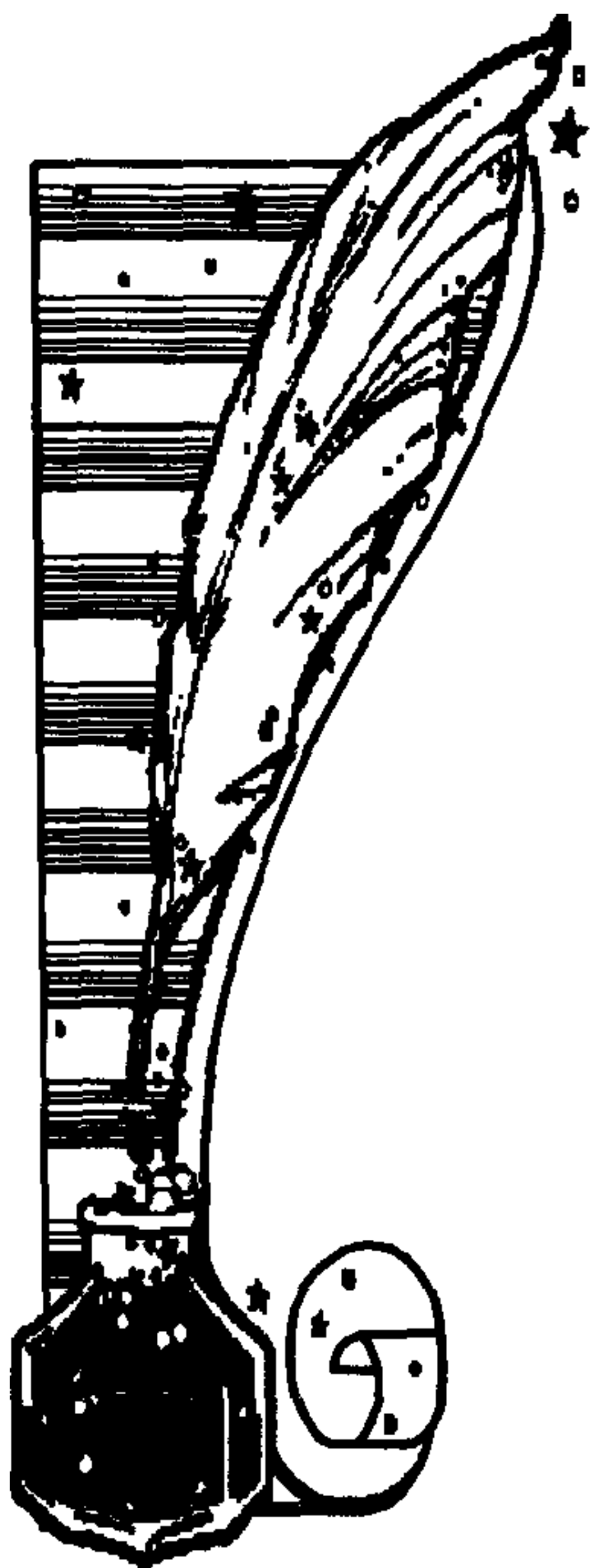
《西西弗的神话》

① 帕斯卡·皮亚(Pascal Pia):
法国记者，加缪的挚友。——译注



本书要论述的是本世纪中扑朔迷离的荒谬的情感——而不是我们时代还没有认识到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荒谬的哲学。不过，首先应该直言不讳地指明，二者都与某些现代思想相关。我对这个意图几乎没有丝毫隐瞒，以致人们在读本书时将自始至终看到对这些现代思想的论述。

不过，还有必要同时指出，迄今为止还被看作是结论的荒谬，在本书中是被作为起点而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的结论中包含某种假设的因素：人们不可能预先对他要实行的立场进行判断。在此，人们只能得到在纯粹状态下对精神痛苦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目前尚未掺杂任何形而上学 and 任何信仰。这是本书论及的范围，也是惟一限制本书内容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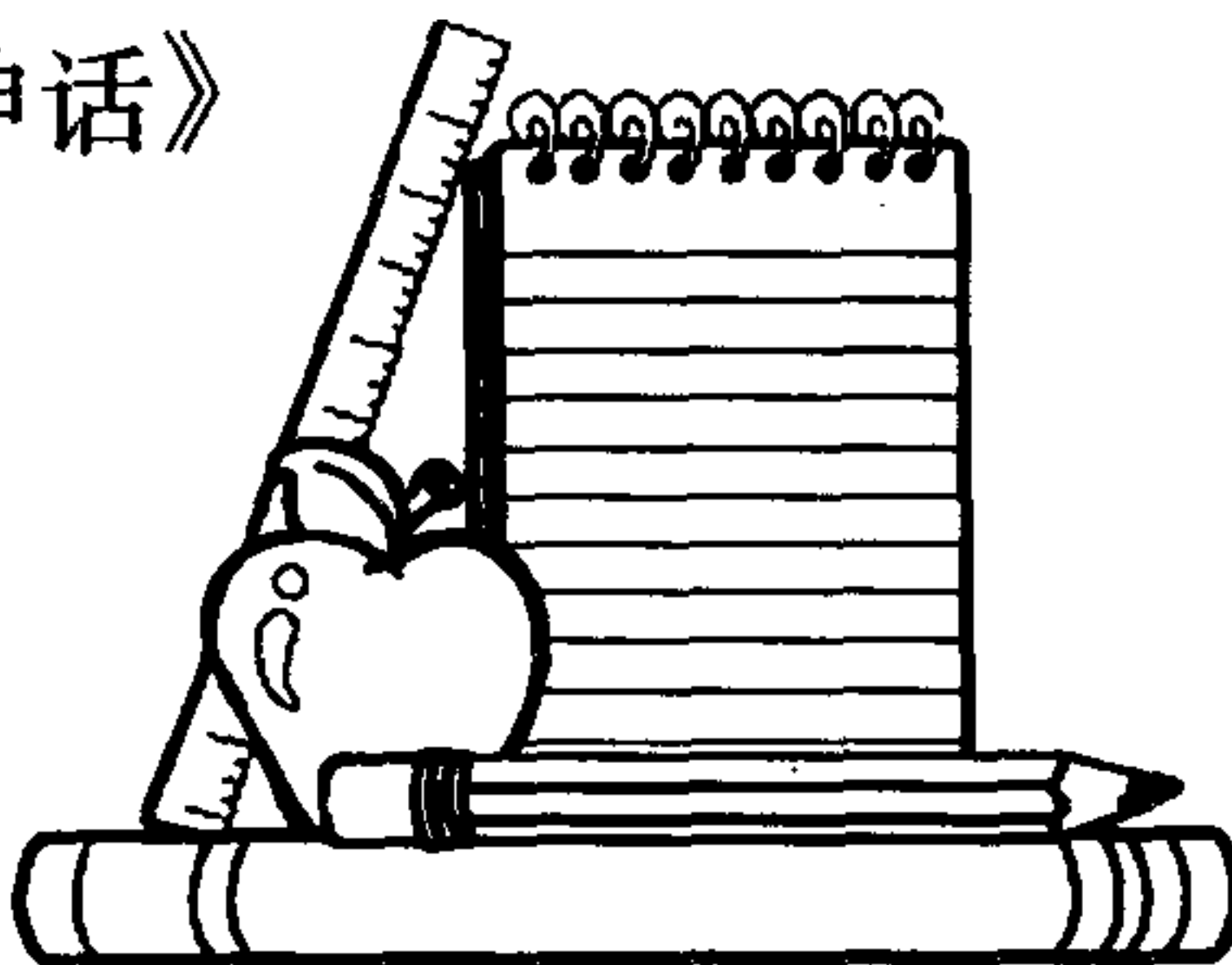
荒谬的推论

西方哲理

思考 · 思辨 · 思索

译丛

《西西弗的神话》



荒谬和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首先应该做的是回答问题。正如尼采所说，如果一个哲学家要自己的哲学受到重视，那他就必须以身作则；要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人们就会理解到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因为这种回答先于最后的行动。心灵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十分敏感的。但是，应该更深刻地分析这些事实，以便使精神明了它们。

如果要问，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急迫这种判断呢？我会回答说，根据它所进行的行动。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而一旦他穷困潦倒，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

的。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我还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荒唐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是死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那些要冒险去死的人和那些以十倍的热情渴望生的人，对于一切基本问题的回答只有两种思考的方法：一种是帕里斯^①的方法，另一种是唐·吉诃德的方法。事实推理法和抒情诗式表达法的平衡是使我们能同时获得激情与清醒的惟一途径。在一个既如此卑微又如此富于悲怆情调的主题中，学者式的和古典的辩证法应该退居让位。人们是在更加素朴的思想立场上设定这个主题的，这种立场同时来自正确的方向与同情好感。

人们向来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先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

^① 帕里斯（Palisse）：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都伊利昂城的王子。他骗走希腊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美貌妻子海伦，引起多年战争。——译注

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某天晚上，他开枪或投水了。人们曾对我谈起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自杀了，说他在五年前失去了女儿，从此他就完全变了。人们说他的经历早已为自杀的行动“设下了伏雷”，人们还没能找到比“设下伏雷”更准确的词。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社会在一开始与自杀并无关联。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自杀。这死亡的游戏，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自杀。

自杀的发生有许多原因，总的说来，最清楚明显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不能控制的。报纸上常常谈到“内心的忧伤”或“无法医治的病痛”，这些解释是对的。但还应知道，如果在同一天里，有个朋友对那丧失希望的人以一种漠然冷淡的语调说话，那这个朋友就负有罪责。因为他的话足以加剧失望者的痛苦，加剧他悲观厌世的情绪。①

① 在这里不应忘记这样的论述是有相对性的。事实上，自杀还可与更加高尚的观点相关。比如中国革命中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自杀。——原注

如果说要准确地确定思想是何时决定死亡以及采取什么微妙的步骤是很困难的事，那么，从死亡行动中获取思想预设的结果则是比较容易的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在情节剧中那样——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我不必把这种类比扯得太远，还是反过来用一些通常的用语加以说明。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下去并不“值得”。诚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那么，这种要消除对生活必要的麻木精神的、难以尽述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呢？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就会理解到：在所有健在而又已经想过要自杀的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荒谬感与对虚无的

渴望直接联结起来的关系。

本书的宗旨就是要讨论荒谬与自杀的关系，讨论在什么确定的范围内自杀成为荒谬的一种结果。我们在原则上可以说：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笃信的东西是能够制约他的行动的。因而，对存在的荒谬性的笃信就能够支配他的行为。人们会好奇地问——清楚地而不是故作悲伤地——这种推理的结果会不会强制人们尽快地离开这不可理解的环境呢？显而易见，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准备与自身协调一致的人们。

用明确的词句提出这个问题，那问题似乎就显得既很简单却又难以解决。如果认为简单的问题其答案更为简单，或明晰性引发出明晰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先验地颠倒问题的各项，那就和人自杀还是不自杀的问题一样，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结果，即“是”（Oui）和“不”（Non）这两种结果。这真是妙不可言！但是，还应谈到那些没有得出最终结论而总是提出疑问的人。我这里并不是开玩笑：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我还同样看到一些人，他们嘴上回答的是“不”，但行动却证明他们想的是“是”。根据尼采的准则，这些人实际上是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是”的。然而，那些自杀的人又常常可能确信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在逻辑学反而显示出那样强烈的诱惑力这

点上讲，这些矛盾从来没有如此深刻过。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把诸种哲学理论与那些宣扬这些理论的人的行为加以比较。应该指出，在对生活意义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里洛夫，天生耽于幻想的贝尔格里诺斯^①和善于预见假设的于勒·洛基叶^②之外，没有一个人把否定生活意义的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这个生活本身。为了嘲笑这种推理，人们常常举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在华丽的桌子前歌颂着自杀。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不看重悲剧的方法并不那么严重，但用它最终可以判断使用它的人。

在这些矛盾和困难面前，是否应该认为，在人们可能对生活产生的意见和人们为离开生活而进行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呢？我们在这点上还是不要夸大其词。在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压倒世界上一切苦难的东西。身体的判断和精神的判断是相等的，而身体面对毁灭会畏缩不前。我们在养成思考的习惯之前，业已养成生活的习惯。这迫使我们每天都在一步步向靠近死亡奔

① 我听说贝尔格里诺斯的一个竞争者——一位作家战后完成了他的处女作，为了要使作品引起注意，他自杀了。他确实引起了注意，但他的作品仍被认为是失败的。——原注

② 于勒·洛基叶（Jules Leguier），法国哲学家，1814—1862年。——注